

陶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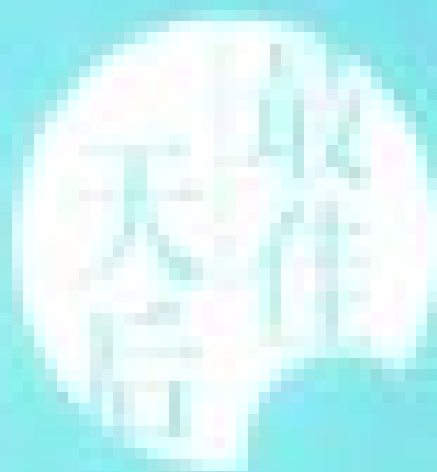
著

最佳
天后
Zuijia Tianho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ARTS PUBLISHING HOUSE

下



Zui Jia Tian Hou 下

最佳天后

陶嘉月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这次，方纫秋没有跟上来。令嘉离开茶室径直上了自己的保姆车。车子停在了大门口，尽职的门童为她关上了车门，令嘉隔着一副墨镜跟对方道了谢。

车子缓缓开动了，直到绕过停车坪到了路边她才远远地从后视镜里看见方纫秋站在会所门口的身影。车子，他没开出来，正在低着头给谁打电话，绿灯了，车子飞驰在路上彻底将那道影子变成了黑点。

“与其这般避之不及，你何尝不愿意假设一下，我和你哥之间没有任何交易？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因为你呢？”这是令嘉起身离开时，方纫秋说的话。

令嘉对着空气冷哼叹气。她打心眼里不相信方纫秋的话。每一次方纫秋的出现，总能轻易地让她变得暴躁。普天之下，想必也只有方纫秋有这个能耐了。

心情不好。上了车也在唉声叹气。

没有工作时，她少有这个时间还在用保姆车的。今日为了方便陈尔

和杨冠军约会，特意支开了助理，回去的路上也就只剩下她和司机两人。

“令嘉小姐，是直接回你家吗？”老李跟着令嘉做司机四年了，对她的一言一行还算了解，从后视镜里就看出令嘉的神色是不开心的，不免会联想到刚才的那位男士。

经过老李的提醒，令嘉才回过神来，忙抱歉道：“对不起啊，老李头，这么晚还麻烦你。”

令嘉是个好老板。平日里在车里听见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人很开朗。老李的本意只是想缓和气氛，听到令嘉如此抱歉于是忙摇头：“那您系好安全带。看您也累了，我开快一点早点送你回家休息。”

令嘉点头：“谢谢你。”

艺人的秘密，司机通常最清楚。老李平日里不是爱说话的人，只是今日却也时不时搭话，以免令嘉继续板着一张脸。

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给周边的人带来影响的令嘉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又闲话了一阵，车子才到了公寓楼下。令嘉担心老李回家太远不安全，也没多耽搁，下了车就让他先行离开了。自己则踱着步子，到小区外的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

没想到这个点，还有客人。令嘉用连帽衫遮住了半个脑袋，没被营业员拦着要签名，却被同为顾客的安珂给认出来了。

她买了两罐啤酒，而令嘉则是热了快餐便当。

“没吃饭？”突如其来被人问候，令嘉拆包装的手顿了顿，看见玻璃门上映出的影子，微微眯眼。她对安珂的长相没什么印象，只是这世上存在着这种人，明明你不认识甚至可能不记得她长什么样，但你就是知道她是谁。

令嘉快速地拆掉了三角饭团的包装纸，往嘴里塞了一口，咀嚼着说：“唔，吃了，又饿了。”

安珂扫了几眼她买的东西，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便利店，朝着同样的路线前进。听得出来，令嘉无意搭话。安珂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只是微微愣了愣，没想到女明星这么晚了还在吃饭团。惊讶着，也只是点

了点头。

一条长长的绿化带的路程，周围太安静了。不说点什么，就会很尴尬。

安珂想起白天开会的情节，语气带羡慕：“你有一个好哥哥。”

令嘉挑眉，不是很明白她怎么提及杨冠军。

安珂这才想起来令嘉对下午的事情不知情，忙解释道：“今天下午跟他们一起开会。方东林……”到口的话，安珂停顿了，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说太多无关的话题，又改口摇头，“其实也没大事，只是感觉你哥哥和纫秋对你很维护，有点羡慕。”

令嘉好奇地看了安珂一眼，她的表情不像是作假，撇撇嘴巴嗯了一声，在楼道口停下脚步指了指电梯门：“我到了。”

安珂这才反应过来一般，忙说：“不好意思啊，你上去吧。”

令嘉点头，她对安珂没什么特别的情绪，既没接受她谦虚的抱歉也没有格外冷落，只说让她注意安全，就算小区里出行管理严格，但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善意地提醒了安珂几句。

收到安珂的答复，令嘉也不多做停留。第二个饭团被她一边进电梯，一边拆掉送进了肚子。

回到家的令嘉一倒下就睡着了。她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啊，就是吃饱了容易犯困，所以第二天一大早迷迷糊糊的睡梦间，接到陈尔的电话。还未睡醒的令嘉可没忘记自己干的好事，哼哼唧唧地还惦记着询问陈尔昨夜和杨冠军的进展。

“怎么样？你有没有爱上我哥？”

捏着电话的陈尔一通怒火无处发泄，阴恻恻的：“敢情你还真想改行去做媒婆了？”

一听陈尔这腔调，令嘉就预感到了不妙。“怎么了？你们昨天很不顺利吗？”令嘉明知故问，杨冠军那性格，能有多愉快？

陈尔对这样的约会安排不太感冒，更何况这个对象还是昨天之前自己当成大金主的大长腿，每每小心伺候，不敢得罪。怎么不到一天的工夫，这关系身份居然调了个儿。陈尔简直不敢相信，懒惰的令嘉居然还有这

背景。早知道，自己也不用这样辛苦了。

“少给我扯废话。令嘉，昨天的事情我稍后再跟你算账。现在你给我用冷水洗洗脸，让脑子清醒一点，听着我跟你安排行程。”

陈尔的语气听上去，并没有对令嘉贡献出自己哥哥的事情而感激。这让令嘉心里好不是滋味，一面在心里对哥哥恨铁不成钢，一面还是听话地从床上爬了下来，慢吞吞地挪动到了洗手间清理自己。

冷水哗啦啦地拍打在脸上，瞬间清醒了的令嘉这才想起来陈尔有什么重大安排。

“你那个广告合约已经谈妥了。听对方的意思，广告拍摄安排在两周后，这个时期正好卡在你在剧组的日子，这次的广告拍摄我们要去意大利和巴黎，时间上我已经在跟剧组调整，楚天已经同意了，但为了赶进度你明天就得去临市的剧组准备拍摄。”

令嘉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刚没消停几天闹了一出法庭戏。还没好生睡一觉，如今又要进剧组了。

但怎么想也不对，“楚天同意了，可我这段时间连着的戏份都跟聂洋在一起，调整时间他会同意？”

陈尔叹口气，对令嘉表示非常不满。

“你看你，内心狭隘了吧？人家聂洋可是二话不说就同意了，我已经给连大哥打过电话了，人家影帝今天就赶回剧组了。”陈尔起初心里也没底，电话打过去后没想到连易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受宠若惊的陈尔恨不得一口一个连大哥，嘴巴那叫一个甜。

令嘉半信半疑地挂了电话，聂洋如此好说话是中了什么邪？

心里的疑惑一直到进入剧组见到了聂洋。

令嘉是在第二天凌晨，为了赶早班机，被小喜和陈尔合力从床上拖起来的。行李箱令嘉收了一大半了，出发前陈尔检查她的箱子发现带了一堆的零食，连骂人的话都懒得讲了，直接将箱子里的东西倒掉重新打包。令嘉感觉自己的人身安全遭遇了威胁，企图反抗：“我们签署的合同里写了，我有绝对的自主权。陈尔，你违反规则，行李箱我要自己打包。”

正使出全身的力气将箱子压在一起的陈尔懒得理她，一屁股坐了上去，最终扣上了。

“合同里还写了，经纪人有权利维护艺人的形象，你带这么多零食，吃胖了就是我的失职。”在剧组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令嘉就算是想馋嘴都难，所以陈尔坚决不让她自带。

令嘉没辙，只能垂头丧气地上了车。陈尔手上还有一堆工作，方纫秋那边诉状的事情也要处理，所以陪同令嘉的只有司机老李和助理小喜。

送到机场口，陈尔婆婆妈妈地又一阵叮嘱小喜看着令嘉点儿，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给她电话，生怕令嘉闯祸。拍了这么多场戏，这还是陈尔第一次如此担心令嘉。最近连着负面新闻，加上令嘉戏还没拍，已经和影帝杠上了，陈尔心有余悸。

到临市一个半小时的行程，却因为当班的航班出了问题，晚点四个小时。下了飞机令嘉就直奔剧组。

剧组在大学里，离市区还有一段距离。三人到了学校周边却找不到入口，这是国内一所没有校门的学校，学校的路窄分支又多，关键时刻导航也没什么用了。下飞机的时候令嘉接到导演的电话，询问是否要派人来接，但现在剧组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忙，可能要等半小时。令嘉当即觉得，自己找剧组而已没问题，夸下海口。这会儿车子停在小道上，毕竟是公众人物，又不能下去走动。倒是为难了小喜找学生问，学生也不太清楚校方到底批了什么地方给剧组用。为避免引起学生的围观，不敢多问。

令嘉只好给楚天拨了电话，连着打了几次始终没人接。

僵持了十几分钟，令嘉透过车窗看到人群里挤进来一张熟悉的脸。

那不是聂洋的助理小陈吗？令嘉连忙让小喜拦住他。小陈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找你们半天了。洋哥让我来接你们。”

令嘉还未说话，小陈已经表明了来意。

聂洋会有这么好心？小陈带路，穿过了几条复杂的小巷，终于来到了一栋安静的小院，院落四周是高楼，大门楼有一个牌匾，写着“网络大楼”四个字。这是剧中黑客培训学校的根据地。楼道中央有几个人影，

应该是在拍几场室内的戏。

“洋哥一到剧组就被导演抓过去试戏了。”对了，这是在军校里，年轻演员们也进组了，聂洋作为前辈被抓过去看年轻人的表演这很正常。只是……

“聂洋叫你来接的我？”令嘉心里还有疑问。

小陈一边走，点着头，神色有些尴尬。“嗯。洋哥说您……这地形复杂，洋哥说您肯定不知道路。所以让我来接您。”

令嘉见小陈尴尬的神色就猜到这中间聂洋铁定说了什么难听的话。但聂洋如此好心，也是她没有想到的。

几个人没有直接上楼，老远看见身影的胖副导，从大楼里跑出来，见到令嘉忙摸头上的汗水：“实在不好意思啊，因为在学校里的戏份演员多，一时没抽出时间去接你。”

令嘉不是难伺候的演员，两人合作过几次。预想中令嘉不太在意，胖导忙带着她先去宿舍。

在学校拍摄周期不算短，学校干脆批了这一处安静的地方和一些学生宿舍给演员们居住。楚天不是铺张浪费的导演，对演员也苛刻，自然对学校十分感激，就算是聂洋也住在了宿舍里，顶多是个单人间。

令嘉和聂洋一样，也是单人间，带了小小的卫浴。环境肯定不太好。令嘉没说什么，小喜自然也就当作什么都没看见她帮着收拾行李，接着令嘉被楚天叫了过去。

令嘉去的时候，聂洋正在和一个年轻演员对戏。其余的演员，诸如宋允儿之类的，也在一旁围观。和影帝对戏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自然引起了不少年轻演员的围观。副导挤开人群，让令嘉过去，几个人也纷纷注意到令嘉了，甚至有女生激动地红了小脸。令嘉不习惯在剧组被这般注目，有些不好意思地噓了声，指了指中央正在表演的两人。

楚天和林燕妮见了她，忙招手让她过去。

“正巧，令嘉来了。你也看看，这个年轻人有没有留下的必要。”

令嘉正奇怪，心想聂洋这个段位的影帝轻易不会给人对戏。原来是导演要求的啊，难怪了。

年轻演员饰演的角色是一个性格傲气的年轻学生，听说过豹子的战绩，但从未服气，一心想超越豹子。这一场戏，是豹子第一次见到他，两人之间火药味十足，但豹子又是爱才的人，远远看过他的操作，心里很是认同。但因为对象傲慢无理，作为前辈的豹子此时的心情相当复杂。

“所以？你的目标是超越我？”不得不说聂洋是影帝啊，一个眼神，一句简单的台词，却让人一怔。

年轻演员明显处于下风，演技当真不错，但聂洋的一颦一笑都逼得他拿出最好的演技，自然而然地接上：“是！”拳头握紧，“你也不过如此。超越你，是早晚的事情。”

“呵，等你成熟一点再来跟我说这句话。”聂洋双手插兜，半眯眼斜睨着对方，“如今，你还不配！”台词和情绪完全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但说完这句话，聂洋没给对方其他反应的时间，后退了一步，抬起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感觉找得很对。”他没有说那句，还需要磨炼一下的话。说完便转身朝着楚天走来。

年轻演员微愣片刻，当即反应过来，从戏中回过神来，慌忙对聂洋的背影鞠躬：“谢谢您，聂老师。”

令嘉这才看清楚来人，这不是当红偶像、流量担当的新晋小生陆周吗？

陆周的人气，到了剧组怕是要拆房子的。这位从海外组合出道，累积了大批人气归国的年轻小鲜肉，居然加入《黑客帝国》。令嘉有些惊奇。官方宣布时似乎也没听说。

“是投资方那边要求的，陆周自己本人也想先试一试，毕竟是和大卡司合作。他虽然有人气，但演戏是第一回。”听见林燕妮如此一说，令嘉明白了。如今的电视剧，天王天后哪能有流量担当号召力强。

“老楚原本不乐意，便出了这个难题。说陆周要是能扛得住聂洋的压力，就留下。”林燕妮双眼放着光，盯着陆周的方向，从戏里出来他

也随着聂洋朝着楚天方向走来，“不过呢，这陆周还真是讨人喜欢。性格和脾气都挺好的，没什么架子。这才有现在试戏的一段。”

令嘉点头。聂洋人已经走了过来，没说什么，只简单对楚天点了点头，楚天回以了另一个点头。

令嘉瞧着这俩狐狸的互动，心里猜到这陆周怕是要留下了。陆周相当礼貌，谦虚地上前来喊了几个人：“林老师，楚导，聂老师，我能留下吗？”他的视线扫过令嘉时，眼里闪过一丝惊艳，仅仅一瞬。他没认出令嘉来，也就自动忽略了。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实在是令嘉本人和电视上是有差距的。

楚天嗯哼了一句，没正面回答他，招手让胖副导来，说了什么。转头对陆周道：“我这里的生活不轻松。你先去宿舍看看，能适应再说。”

楚天这话明显是给机会了。陆周是个懂礼貌的人，脸上一喜，忙感激地鞠躬：“谢谢您，导演。还有非常感谢聂老师的帮助。”

聂洋这人喜欢在外人面前装大头，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小事。不用放在心上。”引来陆周连连的感谢声。那得意的样子，让令嘉在一旁看得尴尬，忍不住呵出一口气。

聂洋本就关注着她的神色，看见她趁没人注意露出鄙夷之色，心里火气一冲，将矛头转向不插话装低调的令嘉：“不过陆周啊，拍戏的时候你可要时刻注意这位前辈。”他指了指令嘉，“你令嘉姐打起人来可劲儿打。别怪我这个做前辈的没提醒你。”

令嘉那一声哈气陆周也听见了，起初没当回事儿，听见聂洋提及这才好奇地看向令嘉，恍然道：“啊，前辈您好。”

令嘉微微点头，脸上笑容温婉，摆着一只手：“不不，陆周你好。我是令嘉。你放心，我从不打人。”说起谎话来，连楚天都忍不了。

“对，我们令嘉从来不打人。”

“是的是的。谁说不是呢？”林燕妮也跟着附和，场面一度尴尬。原本一次解释就没事的事儿，被楚天和林燕妮玩笑似的说出口，反而不像是那么回事了。

陆周显然有些尴尬了，往后退了一小步：“好的。希望前辈多多指教。”

“多请教令嘉肯定没错的。陆周你不知道，你这位前辈可是单丹前辈欣赏的合作伙伴，跟着前辈学习……打人，哦不对，演戏。进步会非常大。”

单丹？

看来要拍广告的事儿经过请假，在聂洋这里已经不是秘密了。令嘉忙客气道：“哪有，这都是聂洋夸张了。”令嘉因陆周那闪躲的姿势，而后双眼冒出的意外之感，弄出些许的尴尬，不能撒气到无辜的陆周，只能恶狠狠地瞪了聂洋一眼，心里大骂这个大嘴巴。做影帝的人，这么嘴碎，实在欠揍。

聂洋难得见令嘉如此尴尬，心里乐开了花。扯了扯她的手臂，给了一个她能体会的眼神。

这一回合，聂洋赢。

令嘉毫不顾及形象地冲天翻了翻白眼，脸上挤出假笑：“聂老师，您方便跟我单独说几句吗？”

聂洋不傻。当即猜出令嘉要找自己单独算账，即便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软柿子，他也应该硬着头皮继续对抗下去。哪知，一向有“骨气”的聂洋在挺直了背正打算大干一场时，突然认怂：“我不跟你去。我可忙了，昨天半夜的飞机，今天还没休息好呢。”说完，转头问楚天，“我们的戏份明天才开始吧？戏也试完了，我回到宿舍看剧本？”

不仅令嘉，就连楚天也很意外今天聂洋的认怂，弹了弹烟灰，慢腾腾地道：“行啊。”聂洋刚要高兴，就听见他对令嘉说道：“令嘉也下去休息吧。为了明天的工作补充电量。”

楚天这个老不死的，就想看好戏。令嘉和聂洋同时心里翻了翻白眼，但还是听话地一同离开了片场。

出了片场，令嘉老远看见聂洋的助理小陈守在外面。突然想起来，摸了摸耳朵询问聂洋：“是你让小陈来接我的？”

聂洋走在她前面，趾高气扬的模样，嗯哼了一声。也不明说。

令嘉见他故弄玄虚，大步上前追上他：“听说你为了我调整了时间。

这不像你的风格。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阴谋？”

“对你好呗，能有什么阴谋？你说你这人，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呢。谁对你好都是阴谋啊？”聂洋对于令嘉口中的“阴谋”两字异常不满，据理力争。

令嘉可听不得聂洋这样的话，以为自己演霸道总裁呢。上前一步，伸腿就拦住了他的去路，流氓一样将聂洋堵在了走廊：“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你没有阴谋我怎么都不信。”

其实还真被令嘉说中了。聂洋有私心的，至于这个私心……就是连易都不知道。

令嘉一看聂洋犹豫的神色，就知道自己猜对了：“果然……”

“令嘉，赵球球的爸爸人在哪里？”令嘉的话还未说完，聂洋率先一步开口，打断了她到嘴边的话。这没头没脑的一句问话，让令嘉愣住了。

“你说什么？赵球球？”

“嗯。你侄子的爸爸是谁？我想知道。”

聪明的令嘉只用了十秒钟反应，很快清楚了来龙去脉，脸色微变：“你对赵家禾有企图？”

聂洋叹气，恨不得将令嘉这张嘴巴用针线缝起来：“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什么叫有企图，我这是合法合规地了解我的私人医生的生活。”

哼，死鸭子嘴硬。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赵家禾是我的表姐，而你……是我的仇人。”令嘉收回了腿，意识到主导权回到了自己手里，便摆起谱来。

“这世上哪有永远的敌人啊。”聂洋有些着急，明明知道令嘉故意的，也还是追着说道，“你看，咱们好歹是同事吧，还是前后辈的关系，你帮我，我帮你，增进感情，天经地义。”

令嘉在心里冷笑了几声，抱起双臂：“好啊。你既然都说了，知道怎么帮我了？我得看你有什么诚意，我再考虑帮不帮你好了。”说完，便心情甚好地转身就朝着宿舍走去，也不管聂洋在背后气急败坏地说她这是小人行径。

自从上次令嘉和聂洋在片场说开了后，聂洋最近学乖了。对待令嘉如春天般温暖，令嘉起晚了，去食堂发现聂洋已经给她预留了食物，殷勤地送到她手上，还半强迫性质地让令嘉一定要跟自己同桌吃饭。

令嘉对于影帝的“服侍”很是享受，久而久之，剧组里也传出了两人的笑话，比如说令嘉半夜去敲聂洋的房门啊；说令嘉死皮赖脸地要和聂洋同桌吃饭啊；聂洋嫌弃死她了，但是令嘉就是不知廉耻啊，等等。

小喜将听来的八卦跟令嘉说了。令嘉正在啃水果，这是陈尔交代的，令嘉的零食被没收了，但每天一个苹果是必需的。没有零食吃的令嘉格外珍惜能吃水果的时间，心情不错。满嘴的汁水，心里很是不屑。这些人不知道，半夜敲门的人通常是聂洋。

这不，令嘉刚咬了一口果肉，就听见房门被人敲响了。

令嘉和小喜对视一眼，两人连日来已经习惯了。“开吗？”小喜小心翼翼地征询令嘉的意见。

令嘉摇头，又点头。“让他敲，你快给你在剧组里的小伙伴们发微

信吐槽。”

小喜愣了愣，看见令嘉眨眼睛瞬间秒懂。令嘉便脸贴着墙壁，果然不出所料，不过许久令嘉就听见走廊上有其他人走动的声音，隐约听见有一道女声，“洋哥好。”

令嘉没听到聂洋的回复，一把拉开了房门，恼羞成怒地嚷嚷了两句。“敲什么敲啊，大半夜的。”

站在门口的聂洋手里提着外卖，香气扑来。但聂洋的表情很是尴尬，扯着嘴角露出牙齿看看令嘉，再看看走廊另一头，那个看着他的工作人员。

妈的，被算计了。

但聂洋不能当场发飙，只能从牙缝里挤出声音：“令嘉啊，看你连日来瘦得不成样，奉了导演的命令，我要对你多关心。”同时，晃了晃手中的食物。

令嘉吞咽了口水，忍痛瞟了眼他手中的夜宵。假装不在意地冷哼一声，“我不吃消夜的。谢谢聂前辈的关心哈。”

聂洋脸色难看，又装作温和地看了眼其他人。凑近令嘉咬牙切齿：“明天应该就能听见你想要的新闻了。还不让我进去，我就当场制造别的新闻。”

聂洋的威胁不是说说而已。令嘉觉得玩够了，也就不再僵持，笑着说：“哦，原来聂前辈是有戏要跟我对。好的。小喜和小陈也一起来吧。”

助理都在，宿舍就这么小，两个人也大大方方的，丝毫没有“奸情”的感觉。就算要被传什么新闻，也不攻自破吧。

助理小陈给令嘉竖起了大拇指，抬头一看聂洋长腿一抬，急忙地就跨了进去。

他实在受够了站在门外被无数双眼睛围观的傻样。别以为他不知道，听见响动后，其他房间的演员偷偷地挤开了一条门缝，正看热闹呢。

聂洋一进门就冷下脸，啪的一声将手中带的夜宵放在了小书桌上，声音阴沉：“你就是这样对待给你带夜宵来的人？”

令嘉撇撇嘴，小步子走到书桌前，拿眼睛瞄了瞄桌上的食物，是学校附近难得开到凌晨的小炒店里的，都是一些大油的食物，令嘉的最爱。一看令嘉那垂涎的表情，小喜的双手就痒了，不动声色地给聂洋搬来了木凳子，站在旁边没有下一步动静。此时大家的目光都在聂洋身上，自然没注意到她。

“前辈来这里所为何事啊？”令嘉明知故问。

聂洋恨得她牙痒痒，但还是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名片：“喏，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拍完这部戏，你去试试看他的新戏。能不能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令嘉接过名片。穆辰，东阳影业的制片人。

“他们打算开一部新戏，玄幻题材。这部戏是目前最为火热的大女主大IP，成丽莎也参与其中。据说她是投资人之一，男主在周宇和陈暮之间选择。”

成丽莎、周宇和陈暮这几个人光是听名字，就知道是一部什么口碑的制作了。

尤其成丽莎，绝对的一线，比起单丹来也毫不逊色。但成丽莎的年纪摆在那里了，应该不是女一号的人选。至于周宇和陈暮，也是电影圈里口碑靠前的年轻演员。周宇是偶像组合明星出道，后来转型去香江拍了不少谍战电影，获得了业内不少专业人士的好评。陈暮则是近几年绝对口碑的男演员之一，三年前接连两部电影让他一战封神，尤其是《锦衣卫》里男主的人设，让他成为口碑巅峰，至今江湖上还流传着他在剧中的截图。

“什么时候试镜？”令嘉捏着名片，心里已经有了决定。这是难得的机会。

聂洋瞥她一眼：“这次你要试镜的角色，是女主身边的侍女。这个角色守护女主上千年，原是男主座下的盘龙。后因三界大战，男主被封印。侍女盘算千年，是解开男主封印的关键人物。角色可以算女三号，但比较出彩。”聂洋话中的意思，令嘉听明白了。令嘉在电视剧圈虽然没有

大红大紫，但总算演了不少女主的角色，眼下去给人做配，还是个三号的角色。担心令嘉傲，瞧不上。

“我明白。我转告经纪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试试。”

“嗯。我会联系他们。”

摆在眼前的机会，令嘉只稍做了思想斗争便安抚好了自己。这下子是真的欠了聂洋人情了，不还肯定不行。但令嘉又没有会卖了自己表姐为自己争取机会的想法。

一时之间犯了难。令嘉从聂洋离开后，就托着腮帮子思考这个严肃的问题了。想起聂洋临走时那个妩媚的眉眼，销魂地掐着嗓音说，“等你的好消息哟”，令嘉觉得头痛，一面是亲情，一面又是事业，太让人烦恼了，就想要吃东西。抬手正要去拆外卖盒的时候才发现，不知道何时被扔到了垃圾桶里，罪魁祸首却早已不见了人影。

令嘉因为心痛自己的外卖，外加良心上可能会受到的谴责，一整晚没睡好，导致第二天早上开戏，化妆师看着她一双熊猫眼，忍不住啧啧摇头。没过几日，剧组传出奇怪的言论。好一些小姑娘见着聂洋就红着小脸娇羞地跑开了，聂洋觉得莫名其妙，对着镜子摸下巴，问自己的造型师：“难道我最近更帅了？”

造型师艾米是老司机了，在剧组这个无聊的地方也时不时会参与几个小姑娘的八卦新闻。早听说了聂影帝死皮赖脸半夜敲令嘉房门的事儿，第二天有人看见令嘉黑着眼圈来开戏，这……还能说明什么？

艾米听了聂洋的话，竖起了大拇指，认同道：“我要是小姑娘，也喜欢你这样的。一看身体素质就好。”

聂洋满意地点头，心里美滋滋，压根没想到艾米口中的夸奖听上去似乎有那么一点奇怪。

单纯的聂洋压根没多想。一门心思地黏着令嘉，一有空就搬着自己的椅子坐到令嘉旁边，旁敲侧击地打听关于赵家禾前夫和后来的事情。令嘉嘴硬，但也架不住他如此黏糊，铆足了劲打定主意少说一些，但不知不觉总会被聂洋套出一两句话，导致令嘉心里后悔死了，每天都对赵